



上图：山西平遥古城华北镖局博物馆。

他往后做点有本的生意。海宝山赶车马惊了，把他摔下车来，一条腿压成‘烂柿子’，经赵师傅细心治疗，没留下点残疾，海宝山家里穷，赵师傅连个‘钱’字都没提。一条街谁穷谁富，找他看病就是两种待遇，那就是‘穷人吃药，富人拿钱’，以致赵师傅身后没留下什么产业，留下的是人缘和高尚的医德。”

一个时代落幕

民国初年秩序崩坏，乱世之相已现端倪，土匪的规模更是远远超过了镖师们的想象。土匪们攻破县城，杀伤百姓的案例时有发生，甚至其中的土匪巨寇直接被各路军阀封官。大者如刘镇华、刘茂恩兄弟的惯匪集团，先后被曹锟、吴佩孚委任官职，势力大时曾围攻西安城长达8个月，幸有杨虎城、李虎臣两位将军守城，直到冯玉祥军前来支援，危机才慢慢化解。在强大的土匪团体面前，再想单靠一两个镖

师就能安全护送金银细软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就这样，当年威风八面的镖师团体逐步走向衰落。以此为背景，清末的相声艺人创作了《倭瓜镖》，描述武艺不精的冒牌镖师骑着牛走镖，遇到贼人使出“夜战八方藏刀式”，一刀砍死了胯下的老牛，受到他人耻笑。

京城八大镖局聚集地前门大街旁，一座西洋大楼落成，这就是至今尚存的前门火车站。庞大的火车头碾压着冰冷的铁轨，火车从数百年镖师走过的土路旁疾驰而过，汽笛声震耳欲聋，熟悉江湖规矩的镖师目睹这一切，不免露出苦涩的神情。老舍的小说《断魂枪》是这样描写京城镖师面对现代文明的惶恐的：

“他们的长矛毒弩，花蛇斑彩的厚盾，都有什么用呢；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！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，有了火车呀，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。枣红色多穗的镖旗，绿鲨鱼皮的钢刀，响着串铃的口马，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，

义气与声名，连沙子龙，他的武艺、事业，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。今天是火车、快枪，通商与恐怖。”

“走镖已没有饭吃了”。然而在几百年镖师荟萃之地，北方各大传统武术之乡，镖师世家的子弟们面对时代冲击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纷纷投身到爱国运动中，成为抗击敌寇的先锋。当时，走镖数十年，从未失手的迷踪拳第六代传人，天津著名镖师霍恩第在回乡务农后将毕生绝学传于后人，他的次子叫霍元甲。1910年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。

不再走镖的形意拳大师李存义，创办“天津中华武士会”，让形意拳发扬光大。在会友镖局走镖二十余年，给慈禧祝寿舞过剑的李尧臣，在北京会友镖局解散后，年近花甲之际开设了一家武术茶社，以传授后人为生。他在擂台上揍过日本人，痛心于国家危亡，自创了“无极刀法”，传授给29路军，给日军造成了相当的伤害，“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”的歌词，传唱至今。

作为中国镖局岁月的最后一位传人，1973年，98岁高龄的李尧臣最终在北京去世，翩然带走了一个属于镖师的侠义时代。

从张黑五创立第一家镖局，到会友镖局的关闭，中国镖局的发展历史不过短短百年光景，从盛极一时沦落到世间绝迹，其兴衰成为晚清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。世间再无镖师，一个时代谢幕了。（参考文献：陈宝良《中国古代镖局的起源及其兴盛——兼及标兵与镖局之关系》、郭万乐《关于古代镖局的几点评说》、孔祥毅《镖局、标期、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》）